



毒药须以毒药来解
阴谋必用阴谋去破
多情未必不丈夫
美人如玉剑如虹

天关

刘鹏
著

APETIME
W R R R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天澜

刘鹏
著

毒药须以毒药来解
阴谋必用阴谋去破
多情未必不丈夫
美人如玉剑如虹

APOTIM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天阗 / 刘鹏艳著.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1.11

ISBN 978-7-5396-3853-9

I. ①天… II. ①刘… III. ①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10077 号

出 版 人: 朱寒冬

责任编辑: 岑 杰

装帧设计: 王木子

插 图: 王木子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 230071

营 销 部: (0551)3533889

印 制: 合肥锐达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0551)2827094

开本: 700×1000 1/16 印张: 11 字数: 150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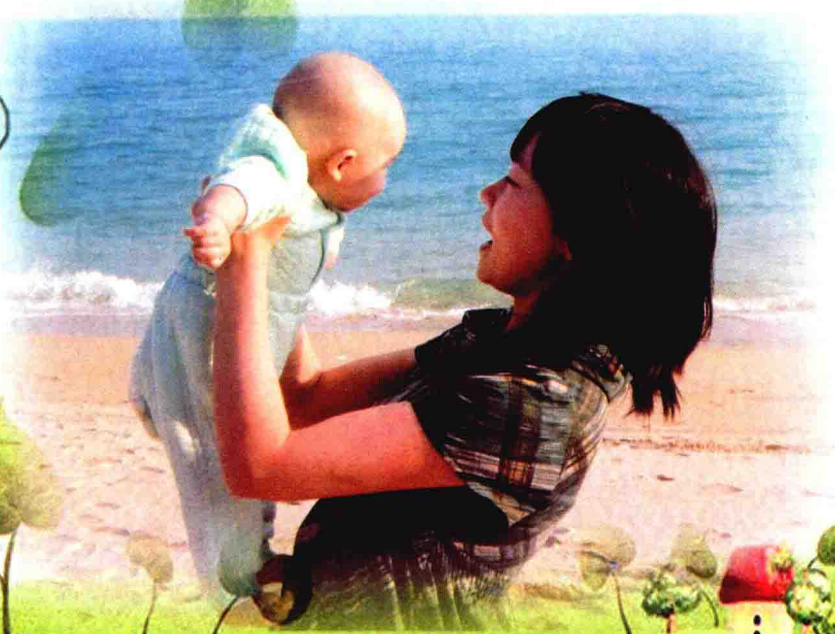
版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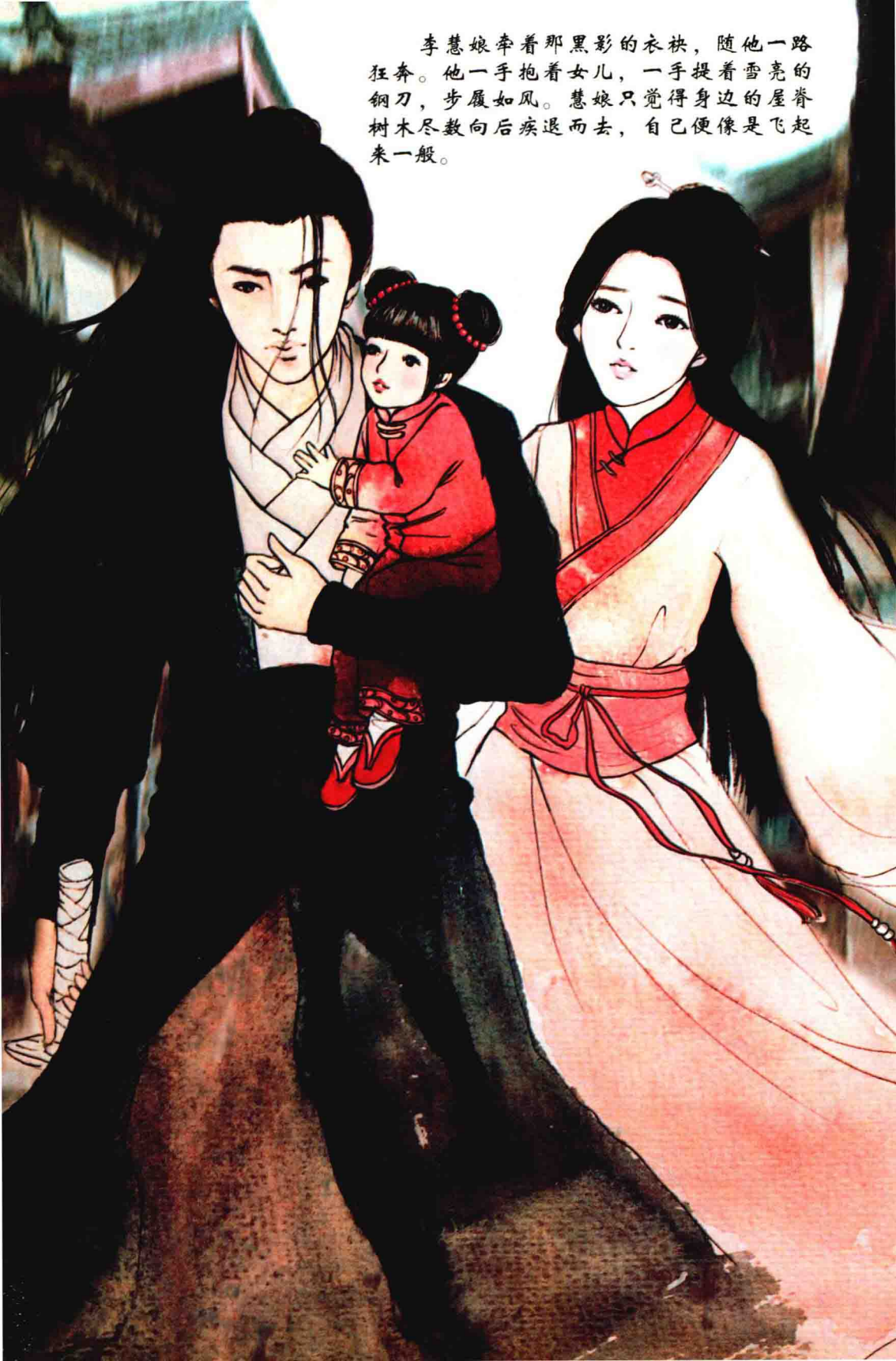
本书所得将全部捐献给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
“母亲水窖”工程。
感谢您的支持和爱心，
祝您健康、快乐！



谨以此书
献给我新生的孩子



李慧娘牵着那黑影的衣袂，随他一路狂奔。他一手抱着女儿，一手提着雪亮的钢刀，步履如风。慧娘只觉得身边的屋脊树木尽数向后疾退而去，自己便像是飞起来一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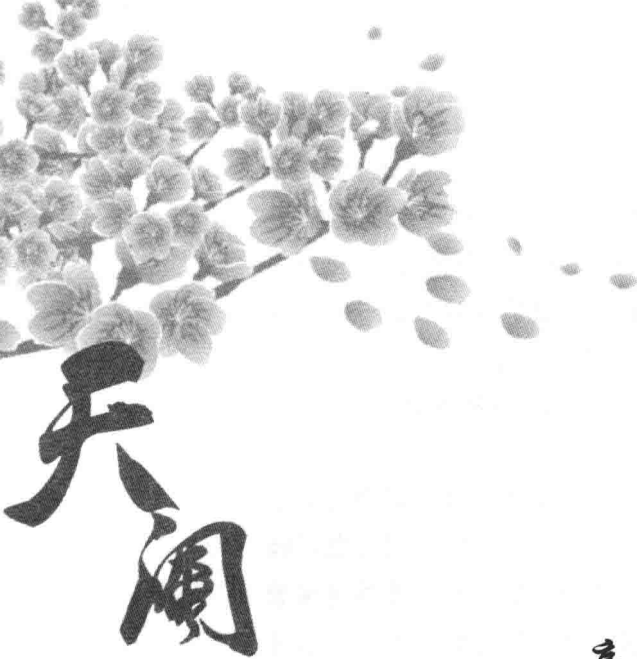
大雪纷飞，鹅毛一般的雪片将云踪风的背影斜织成一幅画。猩红的斗篷，像一滴鲜红的血，嵌在一片铺天盖地的银白当中，刺目得叫人不敢睁眼回望。

突然小姑娘“哎呀”一声跌坐在地上，呜呜哭了起来，惹得众人纷纷侧目。她哭得那样伤心，还不忘伸手扯住身边一个男子的长衫，委屈地向那男子哭诉道：“你赔我糖葫芦！你赔我糖葫芦！”



寒光一闪，红袖深处一柄雪亮的精致小匕首已然送到了金大姐右颈的大动脉边。只需轻轻一划，只是这么轻轻一划，金大姐的鲜血立刻就会像春天的泉水一般兴奋地喷涌出来。





序：我的文字我的爱

当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非常讨厌写作文，虽然我的语文成绩还不错，并且，居然，还是个语文课代表。那时候我们的语文老师规定我们每天写一篇日记，要工整，要有意义，要有真情实感。这简直使我感到愤怒。我觉得我们的语文老师太强人所难了，日记要那么工整干什么？它反正就是我一人的事儿，白给您看就已经是便宜您了，还那么多要求。谁每天还不都是吃饭睡觉拉屎这几样事儿，它能有什么意义呢？就算有什么意义也经不住天天叨叨啊。要天天有新意，我又不是天天能变身的妖怪，那么我就得瞎编乱造，比如我给我妈打酱油，比如我给我二大爷送饺子，比如我给我三舅舅掏耳朵……花样百出。但是这样百出的花样它打死我也写不出真情实感来。我简直觉得人生的“杯具”就是从这开始的，要不打小我就爱胡说八道呢。那时候比较流行的一个作文题是《我的理想》，这小孩子就琢磨，我的理想是……当一个作家。你想啊，作家他能光明正大理所当然地胡说八道，还能拿胡说八道当饭吃，可多厉害！然而这小孩子终究没能成为一



个作家,并且因为人生的苟且,距离作家的要求也越来越远。

这小孩子后来长大了,还记得她小学时候的语文老师。她发现她还是非常感谢她的古板的语文老师的,因为老师用一种比较累人、比较折腾、比较不靠谱的方法教会了她理性地对待文字,有理有节有根据地胡说八道。这种方法在现行教育体制下其实还是挺靠谱的。所以,后来,我就成了,文艺评论家。

所谓的文艺评论,就是寄生在别人的文本上胡说八道的一种行当,它的好处是,你不仅可以胡说八道,而且动辄引经据典,所以胡说八道起来就很有分量、很有范儿、很有专业精神。有时候人家会说你是“专家”,那时候我就在心里说,你才是专家呢,你们全家都是专家。

所以你看,对于文字,我一直怀有一种多么纠结的心情啊。这一切都是从这个讨厌“意义”和“真情实感”,可是偏偏又爱胡说八道的小孩子开始的。

在我知道自己怀孕以前,我已经同我的文字蹉跎了许多年。直到有一天,我确信我将以一块丰饶的土地的姿态面对崭新的生活了,才发现,其实除了文字,我还真是难以找到一样合适的工具来表达我对那颗小小的种子的爱。我从来没有这样强烈地认为,我需要文字,和它的,静水深流的力量。

在这样强烈的驱动下,我开始动手写故事,充满真情实感地胡说八道,并力图赋予庄严的意义。那时候我的食宿均处于我母亲的严密监控之下,老太太包揽了我全部的日常生活,她管制我饮食的数量和品质,管制我上下楼梯的节奏和姿势,管制我一切行动的范围、工具和目的,尤其严格管制我使用电脑。所以基本上我写这个故事时的状态非常可笑,零零碎碎像羊拉屎,每天只写一点点。大部分时间我采用一种很原始的方法,拿签字笔在练习本上即兴写下一两段,然后瞅着我妈忙于烹煮洒扫而无暇顾及我的时候,飞快地在计算机上汇总性地敲上几段儿。这使我的写作充满了

偷窃般的乐趣。我知道,孩子和文字,俱是上天赐给我的恩物,我必须爱他们。这种爱因为具有私密性而必须窃喜。

孟母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航母我(我儿子小名叫航航,小航航的妈,简称航母)比较随便一点,但是也非常的不简单,每天画漫画,写小说,听绿柚子,做拉梅兹。然后眼见着肚皮吹起来,眼见着小从人从肚子里钻出来,眼见着小老鼠一样皱着皮不开眼的样子,眼见着逗一逗郭德纲一样蔫坏地笑起来。我儿子,我这么抑扬顿挫斩钉截铁掷地有声地说,我的。这个属格非常重要,我见过很多小孩子,但没有一个小孩子能让我这样爱欲横流。我托起他小小的身体,他像虾仔一样蜷曲在我的怀里,这是深夜他吃过奶后沉沉睡去的姿势;有时他伸开双臂吊在我的肩头,则像一只吸附在我身上的壁虎,毛茸茸的大脑袋抵在我的下巴上,让我忍不住贪恋这天鹅绒般的柔软与馨香。这时候我开始想,我没必要这么“窃喜”了吧,我得让更多的人知道我的航航,知道我是多么爱他,必需的。因为,因为我是航母。呵呵。

在这座城市的雨季开始的时候,我找到了资深美女作家董枫红小姐,拜托她做我的特别顾问。我知道董董是一个很有责任心的人,工作非常出色。除此之外她还很有爱心,这一点很重要,甚至比责任感更重要,因为这本就是一个关于爱的故事,需要一颗柔软的心、一双温柔的手去对待它。彼时董董在一碗鸭血粉丝汤的垫底下,脸色活泛起来,扑闪着巨瞳说你丫放心,三个月,拿下,给咱儿子抓周。当时航母就热泪盈眶了,扑上去又添了个卤蛋说,姐们儿,我就知道我找对人

了。

所以我想说,这是我们的文字,我们的爱。送给天下的母亲和孩子。

2011年6月18日



题外话

大家在读故事之前有必要听我跟您掰扯一点不相干的事儿：

首先，这个故事的体裁我不确定。我不确定它是不是“武侠小说”，看起来它是，其实它不是。它里边儿没有“侠”，甚至从传统意义上来说，里边儿的人物基本上都不是什么好鸟，唯一一个叫“河州大侠”的吧，没蹦跶几页纸就死了；也不如何尚“武”，打斗的戏基本不给场景。我不喜欢看人打架，现实生活中如果我参与斗殴，一定是被打的那一方。但是我会给你一个打架的结果，赢了，输了，这个我分得很清楚。因为这个结果是有意义的，它会十分卖力地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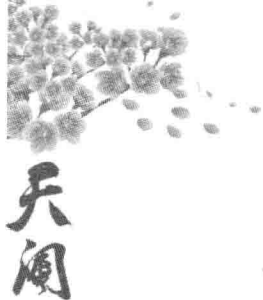
有人说武侠小说是成年人的童话，如果从这个意义上界定，这个故事倒是基本贯彻了武侠小说的基本思路。我是这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它得好看，有意思，充满想象力，有些地方还十分可爱地沾染着小孩子的童趣。这个故事我写到一半的时候发现我是真的把它当童话来写的。那个时候我正在怀孕。孕育小孩子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别人跟我说胎教好，

你得搞好胎教。怎么个搞法呢？你要读童话，那些著名的童话都很有教育意义。于是我就去买了两本书，誉满全球的著名童话《安徒生童话》和《格林童话》，搁床头。可是读起来觉得并不是那么回事儿，那里头可“少儿不宜”了：小克劳斯为了一群牛把大克劳斯绑块石头推河里边了；小英格尔喜欢捉了苍蝇然后拧断翅膀丢在地板上看它蠕动；还有拇指姑娘被大青蛙和鼯鼠逼婚啊（恶势力），为了区别真假公主往小豌豆上垫上二十床床垫二十床鸭绒被啊（娇骄二气），坚强的锡兵和小舞蹈姑娘殉情啊（生不同寝死同穴）什么什么的……这都教育出什么孩子啊。于是我一气之下就不再看世界著名的童话了，我觉得我自己写还比它强点儿。起码我告诉了我的孩子我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而不是其他什么人随便灌输的，我是孩子他妈。

于是我就写，越写越觉得有意思。我得把血腥的变成有温情的，寒冷的变成有温度的，坚硬冰凉锃亮的刀枪剑戟都得有一种温暖柔软巧克力的味道，这是一份挺有意思的工作。

第二，这个故事非常的自由散漫。别一会儿您看了之后跟我不真实不逻辑不符合原则什么什么的。我承认我就是往那个没历史没常识没结构的方面发展的。我一天写一点儿，想到哪儿写到哪儿，有时候写了后边能把前边的事儿忘到爪哇国去了，回头还得往前翻着看，不至于扯得太没谱。瞧这费劲的，您得原谅一个孕妇的记忆力和行动力多少有点儿异乎常人。

这故事它不是一个武侠能涵盖的范畴，有点儿冲击职场和商场的味道，金钱和权力、潜规则什么的都有。我不是说它不纯粹，我的意思是您要换一种态度去看童话。特别是我喜欢胡扯，说杀手这一行特别能挣钱，杀一个人计件工资能拿一二十万银子，您千万别跟我急，千万别一激愤脱口就骂宋朝那时候给大辽国海扁之后跪地求饶，岁贡才三十万。那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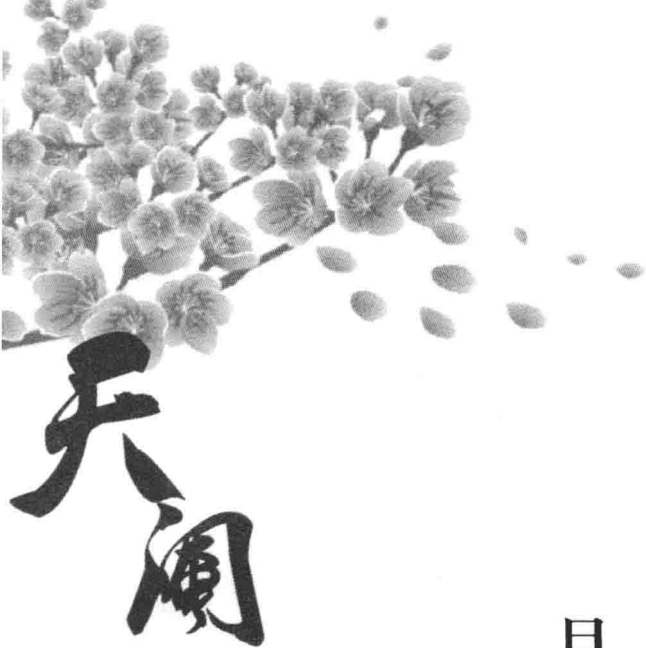


能比。我就这么一说,意思是有本事的人他能挣钱,况且他背后还得有老板有单位有后台才行,回头又要扣所得税、扣管理费、扣公积金、扣养老保险、工伤保险什么什么的,实际得不了那么多。这都是层层剥削的。开始写故事的时候也没顾不上给它安一个朝代,写着写着太监出来了,后来锦衣卫出来了,所以我估计就是明朝时候的事儿。但那时候的物价水平不是该故事的指标。

末了结局有点田园诗的味道,这是我骨子里的浪漫主义在作祟——你赚到手了就该解甲归田,并且那也应该是一种奋斗的理想。要不然不是欲壑难平死于非命,就是恶性循环把自己绕进去一辈子你就哭吧。一边哭一边干活,停不了手,跟西西弗斯似的。我觉得吧,大家多少都有一点阉割情结,所以这个被“阉”的不只俩太监,是一种普遍的心态。如果要跳出去的话就是一个很光明的未来。

我又在胡扯了。您尽管往下看。

2010年7月 于艳子坞



目 录

序：我的文字我的爱

题外话

天 闾 / 1

桃李争艳 / 100

劫 余 / 127

兄 弟 / 150

秋 蝉 / 155

刻 一 手 / 161

结束江湖(代后记) / 164

附录：给孩子的一封信 / 167



【一】

姬雪魂，男，三十四岁，金牌杀手，擅棍法，杀两百四十二人，无一失手，销金窝杀手榜排名第三位。

云踩风，女，二十一岁，金牌杀手，精于毒药及易容之术，夺命无形，杀三十九人，销金窝杀手榜排名第九位。

朱大郎摸着圆润如珠的大肚皮指了指绢丝簿子上的两个人，笑眯眯地对金大姐说：“我就要他们俩。”

朱大郎对自己的肚皮很满意。朱大郎是一个很容易满足的人，别人若是拥有这样一个肥硕累赘的肚子，难免一看到别人平坦健美的小腹就哭丧着脸黯然神伤，但是朱大郎会笑嘻嘻地摸着肚皮说：“他们太可怜了，一点存货都没有，怎么跟我比？”他甚至会撩起镶满金箔和祖母绿的衣襟，陶醉地摩挲起自己光滑如丝缎、圆润如珍珠的肚皮，得意洋洋道：“你们见过这么漂亮的肚皮么？”

朱大郎的肚皮确实几近完美，白腻水滑，肤如凝脂，没有一点皱褶和瑕疵，优美的弧度在阳光下泛着珍珠般柔和美妙的光泽，仿佛那里孕育着一个蓬勃可爱的生命。

金大姐对朱大郎的肚子羡慕不已，金大姐说谁有朱大郎那样堪称绝代的大肚皮准要撅着屁股爬到观音庙里去烧高香。朱大郎听到这话的时候，脸上堆满了笑容，好像堆起一堆雪花膏。朱大郎说金大姐你真会哄人开心，怪不得你的销金窝生意这么好。金大姐说哪里哪里，店小利薄，还得靠大老板照应。

朱大郎好不容易把他肥大的屁股挪出那张铺满白虎皮的太师椅，然后在一个面黄肌瘦的小书童的搀扶下，一颠一颠地挪出门去。朱大郎的肥肉在大金钗字的绸缎袍子下一颤一颤的，晃得金大姐眼睛发花。那小书童临出门时，被门槛儿绊了一下，险些摔倒，却终于勉力支撑住。他心里必是掂量，身上若坐上几百斤的肉墩子，这一跤跌出去可是多么可怕的下场。只见他未发育明显的喉头不